

讲述·老兵心声

一辈子为战友写歌

军旅词作家、九十一岁老兵郭大为回忆抗美援朝往事

郭大为

1949年夏天,16岁的我从上海一所中学毕业。听说驻扎在上海的第25军文工团在演出歌剧《白毛女》,我跑去观看,被深深吸引。此前,我从没看过如此动人的表演,特别是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的唱词,让我印象深刻。

后来,第25军文工团招兵,我兴冲冲去报名。“你会什么?”“会唱歌。”“唱什么歌?”“《东方红》。”面对文工团招考人员,我响亮地唱了一首《东方红》,又用口琴把这首歌吹了一遍。第二天,文工团放红榜,上面写着“郭大为”,我就这样入伍了。

1952年9月,文工团要随部队入朝。我们刚抵达安东(今辽宁省丹东市),气氛一下子变得很紧张。看到新发的棉衣上写有“姓名:郭大为;血型:A型”,我心里咯噔了一下,意识到自己真的要上战场了,可能要流血甚至牺牲。说一点都不害怕是假的,但我当时心里更觉得光荣。

在战场上,我们白天黑夜颠倒着过。敌机太多,我们只能白天隐蔽休息,太阳落山后再组织修工事,运送粮食和弹药。水源被敌人封锁,我们用的水,是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。每名官兵有一个搪瓷缸,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送给我们的,大家每人每天舀一缸水,喝水、洗脸、刷牙就用它。

条件虽然艰苦,官兵依然士气高昂。一次演出结束后,因地面湿滑,我不小心崴伤了脚,文工团团长安排我搭车返回营地。出发前,开车的老班长对我说:“晚上情况复杂,你坐稳了就行,别的情况我来处理。”果然,出发没多久,随着两颗照明弹升空,我们看到了敌机飞来。突然,老班长来了个急刹车。我一看,敌机在前方约50米处投下两颗炸弹,如果不是紧急刹车,我们刚好会行驶到炸弹落点上。

敌机飞走了,我听到老班长急切地询问:“同志,还好吗?”我连忙回答“还好”,内心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
还有一次,一名警卫员带我们到前线阵地演出,途中经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警卫员告诉我们:“敌人炮弹打过来时,有两种声音,一种是长音,从头顶上飞过,这是远的,不用管;还有一种是急促的短音,就在身边,要马上趴下。要分清楚,不要慌……”他话音未落,炮弹就响了!

短音!我马上趴下。当时,我只感到身上有很重的东西往下压,以为是被炮弹掀起的土压住了。过了一会儿,“重物”突然弹开了。原来,炮弹飞来时,警卫员一下子把我推到,用身体挡住了我。

在阵地上演出,战友们都很照顾我们文工团员。一次,我们在坑道里演出,刚演了一半,两枚燃烧弹在坑道口爆炸。看到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扑火,连长下令:“把文工团员送到最安全的地方!”坑道中间是最安全的地方,但因为炮火让坑道中的氧气越来越少,我渐渐昏迷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:“郭大为醒了!郭大为醒了!”我睁眼一看,身边都是“白大褂”。原来,我们所在的坑道被敌人炸塌了,官兵紧急把我们救出来,送到后

方包扎所。

战友们在我们一次次舍身相救,让我充满感激。我下定决心,要倾尽一生为战友表演,为战友写歌。

后来有一天,我们在山坡上演出时突遇敌机轰炸,参加演出的30名战友,有11名牺牲。“后天的演出,你们不要参加了。”师政委对幸存的文工团员说。大家一听不干了:“前线战友负了伤,还在坚持战斗,我们还有十几个人,还能演出,更要演好……”那次演出非常成功。

1958年回国后,我从事歌词创作,几十年里陆续写出《红星歌》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师长有床绿军被》等广为人知的作品。2000年离休后,有人说我“功成名就”可以享享清福。我并不那么想,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,曾经那么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,如果停下创作的脚步,我感到对不起他们。

去年11月,第十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之际,我与老战友铁源合作,创作了一首《战友啊,我接你回家》——

“这里山河无恙,岁月静好。啊,战友,战友,我接你回家,接你回家……”

愿歌声捎去我的思念,为了那些逝去的英烈,为了那些可爱的战友。(赵威、王晓辉、李禹墨整理)

终于醒过来的那一刻,她高兴得抱着年长的护士哭了起来。“那几天我担心极了,怕自己护理不到位,怕他再也醒不过来……”田晓霞舒了一口气,接着说,“有一年我负责护理一位因救火大面积烧伤的消防战士,怕他感染每天要给他清几次毒。我知道药水接触创面时很疼,那名战士还没喊疼呢,我的眼泪就先流了下来。战士跟我说他能忍得住,让我放心下来,还说他救火时没有退缩,在病床上也不会当孬种。”

“像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很多。我护理他们,他们教育我成长。”田晓霞说。2008年转业成为一名户籍民警后,田晓霞的服务对象由官兵变为辖区居民。居民到派出所办事,只要不

违反规定,她尽可能帮衬着办。有时居民忘带一两份材料,她本可以让对方把材料补齐再来,可为了让居民少跑腿,她向上级提议建立“容缺机制”,在规定的条件下先办理,事后再让居民把材料送过来。

“我的工作就是为辖区居民服务。他们满意与否,是衡量我干得好不好的一把尺子。”田晓霞说,“我作为户籍民警,帮居民办理身份证、户口本,或是租户需要开暂住证明、孩子上学需要落户,都是我分内的事,没啥轰轰烈烈的。可对老百姓来说,每件都是大事,所以我就得把‘小事’当‘大事’办。”

说起工作中的“大事”与“小事”,田晓霞向我举例:“你看我们所里做饭的阿嫂,一个人做好几十人的饭菜。虽然食材普通,可她从来不对付,一样是白菜豆腐,她做的就是好吃。人呢,干啥就要干好啥。我虽然脱下了军装,但骨子里永远是一名军人。当过兵的人,更应该做得好……”

“当过兵的人,更应该做得好。”我想,这就是田晓霞热心工作的“原动力”。



图①:上世纪70年代,郭大为(右一)为某红军团官兵歌唱团歌。作者供图

图②:郭大为在创作中。荣俊运摄

离休干部郝家润主动交纳100万元大额党费——

一位97岁老兵的忠诚告白

■樊晨 本报记者 张培璋

“所党委、所领导:我岁已近百,我身体尚好,但也时有不适。我与老伴(已故)生活一直比较简单,故工资有些积蓄。我想在我还在世时,将部分存款一百万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,归还国家、人民……”

写下这封信的,是上海警备区虹口第六离休干部休养所97岁的离休干部郝家润。

看过这封信的人,大都会留意到郝家润用到的一个字眼——“归还”。这原本是个普通的词,但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感到不普通。

干休所为此组织全体官兵和文职人员开展了“向郝家润同志学习”的活动,不过他对活动并不知情。熟悉郝家润的干休所护士周周说,要是他知道自己被所里树为标杆,大概会摆手婉拒。

代办此事的郝思军明白父亲的想法:“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,过多的赞誉会让他心里不安。”他和姐姐也支持父亲的决定:“父亲召集我们开家庭会议,我们觉得应该按他的愿望去,都表态支持。”

问及郝家润交纳大额党费的缘由,他起初是看到去年12月甘肃积石山发生地震的新闻,希望为受灾群众捐点钱,贡献力量。后来想到国家建设很多方面要用钱,社会上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,他思虑再三,决定拿出积蓄以党费形式“归还”组织。钱具体怎么用,由组织来决定。

在夏日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,记者见到郝家润。走进他的家,略显“空荡”的客厅中摆放着一台旧冰箱、一个存放常用药品的旧柜子、一张小方桌、几把椅子,简朴得令人吃惊。

那些动人的故事,往往就是这样,在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。

眼泪为谁而流

76年前,老连长姬学忠的牺牲,就像烙在那家润心上的一道疤。时隔多年再触碰,血依然会流出来。

1948年11月,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间隙,时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5师某团兵营一连副指导员的郝家润带领官兵临时休整。不久前,一连以较小代价完成浮桥架设任务,官兵正为大队顺利过河、成功突破敌前沿阵地而高兴。

“报告副指导员,连长牺牲了!”

“什么?”

“连长刚过河,踏上碾庄的土墙,就被流弹击中头部牺牲了!”

突如其来的消息,让郝家润一下子怔在原地。刚刚分别时连长说的话仿佛还在耳边:“副指导员,你先把部队带回去休息,我到对岸看看马上就回来……”

郝家润当即决定去看看连长,却得知“人已经被兄弟部队抬走”的消息。

见到遗体,也没有照片。这一刻,姬连长留给郝家润的,只剩下回忆——

7个月前,入伍后在军区机关工作了3年的郝家润调任一连副指导员,接替即将调走的指导员主持连队政治工作。初到连队,郝家润“两眼一抹黑”,是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姬连长“处处像兄长一样指点”,帮他理顺工作。

“在父亲心里,报答党的恩情,和报答父母是一样的。”郝思军说起自己对父亲的理解。

“我是党养大的,党养我小,党养我老。”邓周丽曾听郝家润这样说。

“我领工资有些积蓄,这些钱来自党和人民,现在没花完,我想应该交给组织,归还给党和人民。”情绪稍微平复后,这位党龄81年的老党员郑重地告诉记者。

今年4月,一个刮大风的日子,我走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香坊分局六顺街派出所,想为亲属查找上世纪80年代的户籍资料。

派出所户籍室里,不少居民正在排队。有的人性子急,不等前面的人办理完,就跑到办事柜台前,向一位中等身材的女警官询问。这位女警官一边为前面的居民办理,一边及时应答:“都别急,一个一个来,都能办上的……”我看了一眼这位女警官的胸牌,她叫田晓霞。

一位看上去80多岁的老大爷,跟田晓霞说要补医保卡。“大爷,办医保卡不在这,要去社保局。”田晓霞耐心地询问老大爷身边有无子女,然后写了一张纸条,嘱咐老大爷让儿女领着他,到纸条上的地址去办理。

又进来一位中年妇女,风风火火地冲田晓霞喊:“我租的房子还没到期,房东就撵我走……”田晓霞心平气和地对这位妇女说:“大姐,您先坐下,等我忙完手头的事,就帮您联系管片民警,帮您和房东沟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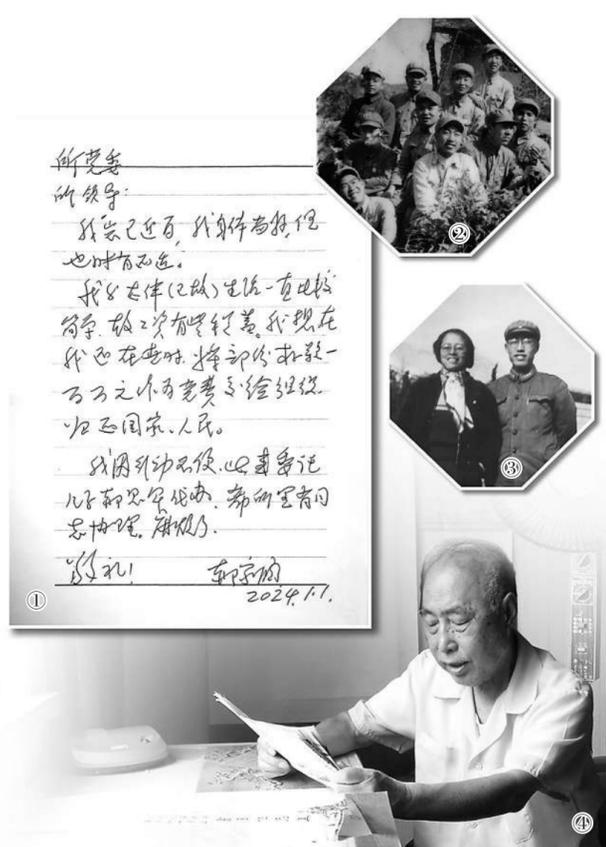
轮到我了。田晓霞问了我的

情况,转身从档案室里抱出一大摞户籍档案。“我实在是太忙,您先自己查,这些都是街道的档案。”她转身走进办事柜台,继续接待居民。

我把档案翻了个遍,没有结果。田晓霞放下手里的活,又从档案室抱出一摞档案说:“您再看看这里面有没有?”我们俩又翻了个遍,还是没找到。她建议:“年代久远,楼号可能会有变化。您去一趟那栋楼,看看还是以前的楼号吗?”

第二天,我早早来到户籍室门口等着。“这么大的风,快进屋里等。”田晓霞上班后一看到我,赶忙打开户籍室的门,把我让进屋。得知楼号确实有变化,她笑着说:“我马上给您办。”

那天在户籍室,我和来办事的居民聊起田晓霞,得知她2017年因工作出色



2个月前,一连冒着炮火执行筑城任务,“连敌人射来炮弹的呼啸声和我方发射炮弹的声音都分不清楚”的郝家润第一次走上战场,是姬连长安排连队战斗经验最丰富的通信员一步步不离地跟着他,在敌人炮弹袭来时一次次拉着他卧倒……

“老连长……他把我当成兄弟一样的……我一直记着他……”郝家润断断续续地回忆着。说着说着,他左手紧紧握着椅子扶手,眼圈有些发红,身体微微颤抖。一旁的郝思军赶忙劝父亲不要太激动。

郝思军说,每每想到姬连长,想到当年肝胆相照的战友和同志,父亲总是未语泪先流——

14岁,郝家润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,与几名同学从学校跑出来参加了“青救会”。看他衣着单薄夜里冷得发抖,“青救会”会长李柳把身上的毛衣脱给他穿,自己却因着凉导致肺病复发,咳得吐血。

18岁,郝家润如愿参加八路军,身材瘦小的他,穿最小号的军装仍显得太大。排长梁民先不仅抽时间帮他“加工改造”军装,还把自己的一个小皮挎包送给他,让他看起来利落又精神……

“在父亲心里,报答党的恩情,和报答父母是一样的。”郝思军说起自己对父亲的理解。

“我是党养大的,党养我小,党养我老。”邓周丽曾听郝家润这样说。

“我领工资有些积蓄,这些钱来自党和人民,现在没花完,我想应该交给组织,归还给党和人民。”情绪稍微平复后,这位党龄81年的老党员郑重地告诉记者。

展开一张印有卡通图案的信纸,稚嫩的笔迹映入记者眼帘:“爷爷奶奶你们好,不知近来身体好吗?期末考试分数已经出来了……这次语文是给你们写信报分数最差的一次,我感到内疚。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多加努力……我一定说到做到。”信的落款处写着:“孙子,盛盛”。

“盛盛”,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“孙子”从2007年开始寄来的一封封书信,被“爷爷奶奶”细心地保存在一个深红色手提袋里,放在书桌柜子深处。手提袋里,还有部分他们向公益机构捐款的证明。

父母何时寄出第一笔爱心款,寄了多少钱,郝思军并不知情。他只知道,2006年外甥转学需要交择校费,姐姐刚好离岗,父母拿出一些钱,想帮姐姐减轻负担。没想到,姐姐婉拒了父母,建议他们如果有心助学,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同学。

来自女儿的无私建议,开启了郝家润和妻子十几年的爱心长跑。“父亲这次交纳大额党费,其实有一部分是为了母亲,母亲如果还在,也一定是这个想法。”郝思军说。

“与郝老风雨相伴60年的冯阿姨,郝老总是称呼她为‘冯同志’。”干休所干事余梦恬告诉记者。随着采访的深入,记者脑海中渐渐勾勒出“冯同志”的形象——

她是上海人,城市姑娘,共产党员,高中文化,1956年与来自北方农村的郝家润结婚,因为“就想找个解放军”。她对解放军十分“偏爱”,从电视里看到官兵奋不顾身抢险救灾,看到中国维和部队受到国

与“冯同志”的约定

际社会赞扬,她都会说“解放军就是好”。

婚后的第3年,她就离开上海,追随先期援藏的丈夫,到气候恶劣、条件艰苦的西藏工作,后来又随丈夫调往四川西昌工作,前后共14年。

她工作能力出色,进藏前在上海一家保密单位工作。具体工作内容,她“保密”了一辈子,郝家润直到现在都不清楚。

郝家润书房沙发的上方,贴着一张当年从西藏带回来的旧地图。站在地图前,记者不禁望向他与“冯同志”相知相遇的上海,同甘共苦的西藏、四川……

“2016年,母亲去世后捐献了遗体。”郝思军告诉记者,父母早在2005年就双双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。

捐助助学、捐献遗体、交纳大额党费……为党和人民无所保留地奉献自己,这是郝家润与“冯同志”之间深情的约定。

“2016年,母亲去世后捐献了遗体。”郝思军告诉记者,父母早在2005年就双双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。

捐助助学、捐献遗体、交纳大额党费……为党和人民无所保留地奉献自己,这是郝家润与“冯同志”之间深情的约定。

“2016年,母亲去世后捐献了遗体。”郝思军告诉记者,父母早在2005年就双双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。

捐助助学、捐献遗体、交纳大额党费……为党和人民无所保留地奉献自己,这是郝家润与“冯同志”之间深情的约定。

什么才是重要的

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帮郝家润找资料时,意外发现那个深红色手提袋,央求老人看看信件内容,可能不会有更多人知道老人捐助助学的事。

这次交纳大额党费,郝家润托保姆张阿姨送信时,特意叮嘱她“把信亲自交给所领导”。老人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。

与干休所工作人员进一步交流,记者听到更多“意料之外”的故事:“郝老听力不好,我们和他交流时会把问题写在白纸上。前几天我们前脚刚从他家出来,后脚他就找张阿姨把没用完的白纸还回来,不占公家一分一毫。”老干部排队领工资,郝老觉得‘比我年纪大的应该优先,比我年纪小的我要照顾’,结果等到最后才领”……

郝家润身边的许多人说,名利、得失,这些很多人在乎的东西,在老人眼里似乎都不重要。

什么才是重要的?老人的案头,摆着几本党的理论书籍。书上,许多字句下面用红蓝铅笔画着线,空白处写着体会。“父亲每天雷打不动读书看报,还把重要内容标出来,每周让我把他看过的报纸带回去学习。”郝思军说。

爱好书法的郝家润,前些年写了一幅“晚节尤重”,挂在书桌旁的墙上。每天读书看报时,一抬头就能看得到。

采访期间,许多人向记者谈起与郝家润相处时的感受。干休所政委说,坐在老人身边,会感到内心很“安静”;邓周丽说,老人的精神世界很富足;余梦恬说,和老人在一起很“治愈”,“满满都是正能量”。到银行取出100万元积蓄那天,银行工作人员争着与老人合影,他们说,没想到看起来平凡的老人,是“这么了不起的一位老革命”……

结束采访的当天夜里,上海又下起雨。不造一点声势的小雨,细细密密地渗入大地,也润泽着人们的心田。

图①:郝家润写给干休所党委的信。

图②:郝家润(前排左二)在抗美援朝战场留影。

图③:上世纪60年代,郝家润(右)与妻子在西藏留影。

图④:郝家润近影。

受访者供图 本版制图:鹿硕

田警官的“原动力”

■闫克非

荣立三等功。她如此热心工作,我决定采访她。起初她不愿多谈。我进一步自我介绍,提到自己是名退伍老兵时,她眼睛忽然一亮:“我也当过兵!”随着交流的深入,她渐渐敞开了心扉。

“我爸爸在驻内蒙古某部服役30余年,我3岁时跟着妈妈随军,从小在军营长大。1995年,我考入解放军大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,毕业后分配到一部队医院,当了10年护士。”谈起自己的经历,田晓霞句句不离军营。

田晓霞说,1998年,她刚当护士,正赶上嫩江、松花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。一名18岁的战士在抗洪抢险时被房梁砸中昏迷不醒,送到医院救治。她是一名年长的护士24小时轮流护理,帮小战士换药、翻身。第3天夜里,小战士

终于醒过来的那一刻,她高兴得抱着年长的护士哭了起来。

“那几天我担心极了,怕自己护理不到位,怕他再也醒不过来……”田晓霞舒了一口气,接着说,“有一年我负责护理一位因救火大面积烧伤的消防战士,怕他感染每天要给他清几次毒。我知道药水接触创面时很疼,那名战士还没喊疼呢,我的眼泪就先流了下来。战士跟我说他能忍得住,让我放心下来,还说他救火时没有退缩,在病床上也不会当孬种。”

“像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很多。我护理他们,他们教育我成长。”田晓霞说。

2008年转业成为一名户籍民警后,田晓霞的服务对象由官兵变为辖区居民。居民到派出所办事,只要不

江苏省南京市

多措并举促进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

本报讯 吴凤萱报道:近日,江苏省南京市第五届“戎创金陵”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幕,来自传统产业、新兴产业、生活服务业、乡村振兴4个行业赛道,以及5年以上企业综合赛道的30个项目脱颖而出,斩获各类奖项。

“这几年,南京市探索建立退役军人全周期创业创新帮扶机制,我们干事创业的底气越来越足。”一等奖获得者、退役军人陈福新说。

近年来,南京市把推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作为民生工程,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,开设“戎创”训练营,组织军创产品展销活动等,为退役军人创业创新赋能。对于比较成熟的军人创业企业,南京市着力打造产业发展集群,目前挂牌7家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,推动60余家军创企业入驻。

“戎创金陵”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幕,来自传统产业、新兴产业、生活服务业、乡村振兴4个行业赛道,以及5年以上企业综合赛道的30个项目脱颖而出,斩获各类奖项。